



谢

树

槐

花

冠

HUAI HUA GUAN

槐花冠

谢 树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81年·哈尔滨

目 录

萝北姑娘	(1)
萝北“山花”	(7)
兴安岭上青年庄	(13)
月朦胧	(18)
边疆灯火	(24)
沃土红花	(27)
飞雪迎春	(32)
春闹枝头	(35)
杏花雨	(38)
“金板”记	(42)
骤雨初歇	(46)
月亮上来以后	(49)
稻香时节	(54)
风 灯	(58)
晨鸡三唱	(64)
小兴安岭的新秋	(69)
是什么染红了枫树叶	(73)
一曲高歌	(85)
北京的声音	(94)

萝北姑娘

离开萝北已经几年了，可是有许多记忆，一直没有消失……

那是一个刚刚升起朝阳的秋晨。

边疆的秋，早晨常常出现淡淡的薄雾。当最后几颗晨星消失在朝晖里，轻纱便漫掩了绿野。这时，你仔细看：那披着金发的是苞米，那摇着铜铃的是大豆，那染着胭脂的是高粱，浓绿中有金黄，金黄中有姹紫，阳光一照，色彩斑斓。而且，这里的空气清馨，半空中，声声云雀唱醉了人心。

就是在这样迷人的秋色里，我看着曙光退尽，朝阳升起，面对一望无垠的良田沃野，产生了种种遐想。忽然，一阵嘹亮的歌声，传入我的耳鼓：

我们是志愿的垦荒队员，
心里燃烧着青春的火焰，
披荆斩棘响应祖国召唤，
来把这万古荒原变良田。

.....

这歌声热情、火炽，仿佛不是用嘴而是用心唱出来的。

一时间，四面八方都被歌声笼罩，边疆的秋晨更增加了诱人的魅力。

在一条跳跃着金光的小河旁，歌声歇止了，但欢乐的银铃般的笑声却又在晨风里播送。

我循着笑声走去，姑娘们正坐在小河旁的卵石上，对着清澈的河水，一边梳头一边嬉笑。

“哎哟！”向秀丽小组组长小赵忽然叫起来说：“你们快来看，多漂亮的姑娘！”

几个姑娘顿时把眼光都集中在驾驶员小韩的身上。

“该打！”小韩猛地跳起来，可是当她一眼看见我站在旁边时，便放下举起的手臂，讪讪地笑了。

“不怕人家笑话，一个姑娘家信口开河！”小韩说。

小赵竟真的忸怩起来了，浅浅的酒窝浮在腮边，笑里带着羞意。这一刹那，我忽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这些姑娘时的印象……

那是麦翻正紧张的时刻。从萝北县城到北京青年农庄，只不过十八里的路程，因为是傍晚出发，又贪恋沿途的景色，不知不觉间我迷了路。我期望着月亮能很快升上来，可惜，一阵风来，乌云漫卷，蓝晶晶的天空骤然罩上一层帷幕，几乎连方向都辨认不出，我真的着急了。

不知又走了多少时间，还不见一星灯火，这真是一个恼人的夏夜呀！我埋怨自己鲁莽，不该谢绝了向导；我埋怨自己任性，不该贪赏景色。就在我心情矛盾的时候，竟隐隐约约听到了拖拉机的声音，我顺着传来声音的方向看去，啊，一盏灯，象一团跳跃的火球，在暗夜里发出诱人的光芒。我

高兴极了，连忙向灯光奔去。

待我走近时，拖拉机停住了，灯光里现出一个不甚清晰的面庞，头上压着工作帽，脖颈围着白毛巾，眉毛黑黑的，眼睛亮亮的，是个英俊的青年人。我刚要问路，忽听那掌灯人一声高喊：“小韩，大胆地开吧！”这喊声清脆而响亮，噢，原来是一位姑娘。

我生怕拖拉机开动起来，影响我的问话，连忙开口说：“同志，我走迷路了。”

姑娘转过头来，用那盏灯上下打量我一番，问：“您到哪儿去？”

“到北京青年农庄！”我答话时，顺便说明了自己的身份。

这时，坐在驾驶舱里的姑娘和后边的农具手，也一齐走拢来，围在我身旁，亲切地指点去路。

我道了谢，要走时，又问了一句：“为什么要在拖拉机前面打着灯呢？”

“天黑，找不准工作线了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回去呢？”

“回去？”掌灯的姑娘呵呵呵笑起来说：“这样的天气不是正好练兵吗！”

“你当过兵？”我惊喜地望着她。

“不，”姑娘摇了摇头说：“我爸爸是个老战士，我是在部队里长大的。”

“您不知道，小赵的爸爸是个首长哪！”几个姑娘一齐笑着说。

这时，浓云里透出闪电，远天有沉雷声，我不自觉地说：

“要下雨了!”

“那么送您一程吧?”

我摇摇头笑了:“我也是当过兵的,风里来,雨里去,已经惯了。”

“对呀!我们也已经惯了,北京农庄的地都是这样披风戴雨开出来的呀!同志,明儿见!”说着她们跳上机车,马达又开动了。

我紧走了一程,再回头看,漆黑的漫野里,仍旧闪烁着那盏灯,在风雨到来之前,它反而显得更加明亮。

夜半宿下以后,好长时间也没有睡着,耳边总觉得有一个声音:“这样的天气不是正好练兵吗!”

那一次见面,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“您不笑话我们吗?”小赵看着我沉思默想的样子问。

我笑着摇摇头说:“不,即便是真正的兵,也有寻开心的时候。”

“哎哟,您好记性呀!”小赵不由捂着脸,格格格笑起来。

于是我也择一块青石坐下来,和她们闲谈。闲谈中我才知道,今天她们这样打扮,原来是晚间要开一个庆祝会,庆祝建庄三周年。

三周年,是一个庞大的话题,她们兴奋地和我谈了许多许多。

“您不知道,没到这儿来的时候,我们想得太天真了。”小赵带着深沉的回忆说,“那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凑在一起,幻想着萝北一定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大草原,在这样的草原上开起

拖拉机来该多么畅快呀！可是爸爸听了我们的谈论，问我们：‘你们是去开荒呢？还是去野营？’我们答不上来，爸爸又说：‘年轻人，第一要能吃苦，你们要从老一辈手里接受这样一份宝贵遗产：艰苦奋斗，而不是坐享其成！’爸爸的话教育了我们。

“果然，到萝北一看，这哪里是什么美丽的草原，到处是荒草、荆棵、柞树丛，还有蚊虫，连间房子都没有呀！”

“哎哟！那时候狼还不少哪！”小韩插嘴说。

“谁说不是，在北京城里长大，连狼的影子都没有看见过，夜里听见狼叫，吓得直往被窝里钻！”又一个姑娘说。

“还提狼呢。第一次上机车，夜耕的时候，总有两个东西跟着我们，半夜吃饭，它也远远地守着，我们以为是狗。唤它，它不来，用石块投去，它忽然闪着绿眼睛嗥叫起来，吓得大伙丢下饭碗就躲到驾驶舱里，不敢出来。后来大伙说，它吓唬咱，咱也吓唬它吧，就跳下车来，敲起油桶，果然把两只狼吓跑了。”

从狼的身上又扯到熊、野猪、麝子等等，这时候，姑娘们更加活跃起来，说：“呆久了，我们才知道，萝北真是一块宝地呀，老辈人说这里是：棒打獐子瓢舀鱼，野鸡飞到饭锅里。您看，这里都是油砂土，只要能开出荒来，庄稼就象气吹地一般往上长！”

“您不知道，头一年庄稼成熟了，我们真是乐坏啦！半夜三更还有人守在地里不愿回来。大伙合计，秋收以后，一定要开个庆祝会，可是开会要出节目呀，那就编个歌吧，憋了好几天，我们到底把歌儿编成了。”小赵说着，竟轻轻哼唱起

来，接着几个姑娘也放开嗓音，一齐高唱：

我们是志愿的垦荒队员，

心里燃烧着青春的火焰，

.....

空气是清甜的，歌声是激荡的，而且面对着如诗如画的边疆秋色，心头哪能不醉！

萝北“山花”

——《萝北姑娘》的续篇

秋翻就要开始了。“向秀丽”包车组的姑娘们精神百倍，等待着一场鏖战。她们心里想：只要不再摊上春翻时那样遍布根须的“柳条通”地段，红旗还能拿到手。而且她们几乎是确定地认为：上次给老场长提了意见，不要再把特别难耕的地段分配给她们，他已经答应好好考虑考虑了。没料到，秋翻任务一分配，给她们的竟是九十三号地段。谁都知道，这地段有一片低洼地，很不好办。

姑娘们心里有些急，问机耕队长：“这是谁决定的？”

机耕队长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春翻和秋翻的两次任务，都是老场长给你们分配的。”

姑娘们心里嘀咕着：“老场长为啥尽给咱们出难题呢？”

副组长小韩赌气地说：“咱尽力而为就是了。”

虽然口头上这么说，但实际干起来，这群朝气蓬勃的姑娘们还是暗暗在使劲。一开始，进度和质量都列在前面，可是一接触到那片低洼地，铁牛便有些拱不动了。别的包车组进度迅速往上升，她们却象老牛拉犁似地只能慢慢向前挪动。

这天夜班，她们又拱那片低洼地，机车链轨陷到泥里，噤噤吼叫着走不动。几个人只好跳下车来，用手去扳链轨上

的稀泥。小赵一边抠着一边埋怨：“这倒霉的地段，算把咱们缠住了！”

“哼，都怨老场长！”小韩又赌气地说。

“吭吭”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机车那边咳嗽了几下，姑娘们吓了一跳，连忙转过去看，不禁都目瞪口呆。原来老场长也在吃力地抠着链轨上的稀泥。

“老场长，是您……”小赵不好意思地喊了一声。

老场长摆摆手说：“一鼓作气，把机车开出去再说。”

姑娘们来了一股劲儿，没多久，便把稀泥抠净，机车冲过了低洼地。这时她们才发现，老场长是亲自给她们送夜饭来的。

篝火生着了。姑娘们一边吃着饭，一边偷看老场长，心里都卜卜跳个不停。老场长呢，仍旧是那样笑咪咪地望着姑娘们，亲切地问道：“困难吧？还得用手去抠稀泥。”

没有人回答，只听得见碗筷磕碰声和嚼饭喝汤声。

“是困难哪！”老场长自问自答地说，“而且困难又偏偏落在你们头上。”

姑娘们的心又卜卜跳起来，她们以为这回老场长该言归正传，批评她们发牢骚了。可是老场长根本没提这件事，却关切地问她们：“你们一定很累了，愿意听一段革命故事吗？”

“当然愿意！”姑娘们紧张的心情一下松弛下来，暗暗舒了一口气。

老场长望着殷红的篝火，微微笑着，用不紧不慢的语调说：

“长征的时候，我在红五连里当战士，遇上了一位非常严

格的连长。我入伍才几个月，他就派给我一个硬任务：三更半夜，要我给友邻部队去送信。也许你们会问，‘送信’有什么了不起！问题可不那么简单。送这封信，直接关系到战斗的胜负，而且还要通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。

“我接受了任务，摸黑出发了。还好，第一道、第二道封锁线都顺利通过了，可是一进第三道封锁线，被敌人发觉了，吐吐吐，一阵机枪扫射过来，逼得我连头都不能抬。足足有一个小时，我没能挪动地方。后来，敌人火力稍稍减弱，我抽空子猛冲过去，一颗流弹擦伤了我的头皮。信是送到了，却延误了时间。

“第二天，我们和友邻部队互相配合，消灭了敌人一个营。我从友邻部队回来，向连长作了汇报，满以为他会表扬我几句，谁知他开口第一句话就问我：‘为什么晚到一个小时？’我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‘碰上了敌人的火力网，天黑，地形又不熟悉。’他听了，竟皱起眉盯着我：‘嗨，参加革命才几天，你就知道强调困难了！长征刚刚开始，困难多着呢！小鬼，干革命，就是为了打倒困难来的。记住！耽搁送信时间，会延误战机的。’我听了不禁暗暗吐了吐舌头，但心里还不大服气。

“后来，我在连长的带领下，磨练了一阵，当了班长，每次硬任务常常派我们去，遇上硬骨头啃不动，他还是一面说明道理，一面狠狠地批评我：‘小鬼，你是怎么搞的！干革命，不是乱弹琴，是为了打倒困难来的。’有一次，我急了，便顶撞他说：‘这样困难的任务，咱干不了，你换个能人闯闯嘛！’哎呀，这句话可说糟了，他虎地跳起来，脸红脖子粗地指着我说：‘没看透，你原来不是龙，是条虫！咱穷人闹革命，

闯江山，死都不怕，还怕困难！’

“连长严厉的批评，真象铁匠手里抡着的大锤，当！当！当！把我这块松软的毛铁，锤打得硬起来了。心里的窝火烟消云散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不再把‘困难’两字挂在嘴上，而是记在心里，知难而进……”

“以后，他提升到三营去当营长，临走，特地找了我去谈心。过去，他和我谈话，一向都是非常严肃的，这回却异地亲热，他给我倒水，点烟，让我给他提意见。并且乐乐呵呵地对我说：‘小鬼，生我的气吗？我知道，平常对你们这些年轻人，卡得太严了，不过，我又不能不这样作。你想想，一个新中国要靠我们用枪杆子打出来，我对你们这些年轻人，是严了好，还是松了好？是让你们在困难里去跌打呢，还是让你们不经风浪，磕碰不着呢？……’”

老场长的故事讲到这里，停下了。姑娘们凝望着老场长那被篝火映红的肃穆威武的面孔，心里翻腾着，激动着。

过了一会儿，又听老场长说：“春天你们都喜欢采几束山花插在瓶里，你们说说，为啥山花那样烂漫，开不穷，开不败？”

姑娘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无人回答。吃饭吃得最慢的小赵也停筷凝神，周围一片寂静，似乎听得见姑娘们激动的心跳声。

“就因为它经住了风吹日晒、雨淋霜打的考验，所以生命力特别旺盛。”老场长语重心长地对姑娘们说，“一个人应该不断地向困难作斗争，为革命出大力耐大劳呢，还是只想着红旗呀，表扬呀？这个严肃的问题，你们可要好好想一想。你

们是‘向秀丽’包车组呀！”

老场长走了，可是他的话象火把一样照亮了夜班作业的姑娘们。她们没有马上开始工作，她们热烈地讨论起来。

组长小赵问姑娘们：“咱们为啥志愿到萝北来？”

小韩说：“开垦荒地，给祖国增加粮食呗！”

另一个姑娘说：“咱们成了红旗机车，受到表扬，称赞，报纸上登了咱们的事迹，思想开始变了。”

“对，”又一个姑娘说，“正象老场长说的，咱们的志趣越来越多地向往着一面面红旗，不是吗，上回没得红旗，都臊的不愿见人，有的还掉了眼泪。”

“是啊！”小赵点点头说，“从评上红旗机车之后，咱们就背上包袱了，生怕栽了筋斗，丢了荣誉。咱们不知不觉走岔了道啦！”

“唉！”小韩舒出一口气，“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嘛，幸亏老场长提醒，否则，还怎么作革命的接班人呢！”

.....

从那次夜谈之后，“向秀丽”包车组的进度突然加快了，秋翻评比时，竟名列第三。于是，“向秀丽”包车组啃硬骨头的事迹，又轰动了全场。

姑娘们在总场开过授奖大会之后，第二天早早起来，兴致勃勃地去采秋季的山花，准备献给老场长。她们沐浴在秋水一般清彻的早晨里，象八月的蝴蝶在山坡上的花丛中飞来飞去。

忽听老场长远远地呼唤：“小赵，小韩……”

姑娘们听了，摇着手里的花束，跑下山坡，忽地把老场

长围起来。老场长默默地看着姑娘们，显然在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，说：“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总场决定派你们和另外一些同志，到西北去支援那里的垦荒事业。”

“真的？”姑娘们一齐跳起来，欢呼着。

老场长连忙摆摆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不过，担子重啊！那里是新建场，少不了还要有许许多多的‘柳条通’、低洼地……”

“这您甭再操心！”小赵急不可耐地插话问，“啥时候出发？”

“马上到总场去集中！”

“走！”姑娘们说出这个字，却恋恋不舍地望着老场长那慈祥的面孔，不肯挪动脚步。这一刹那，谁知道她们心里有多少话要倾泻出来呀！

“老场长！”小赵激动地站在老场长面前，捧着手里的花束说，“我们走了，永远记住您的教导。这是我们献给您的心意。”

姑娘们把一束束山花，恭恭敬敬地献给老场长，便都转身跑去了。跑了几步，小韩忽然回过头来，欢快地高声喊道：“老场长，您放心吧，我们是开不穷、开不败的山花！”

兴安岭上青年庄

顺着大兴安岭的一条公路，一直北上，在万山丛中突然发现一座炊烟袅袅的新村时，不由格外地感到亲切。

这新村，从远处看，人家不多，可是，走近去，却听得鸡鸣马嘶，热闹得很。村子，紧靠公路，建在一块开阔的盆地上，房屋全是起脊的“木克楞”（完全是用木头造成的），排列整齐，横竖都成行。街道也非常整洁，路两旁一色是高高的白桦树，春雨过后，新发的嫩叶象碧绿的翡翠的光泽。

我走进村去，迎面遇见十几个满面春风的青年人，他们赶着套，拖着糠耙，看样子是去下地。我连忙迎上去问：“你们大队的办公室在哪儿？”

一个操着胶东口音的青年回答说：“往前走，有板障子的那个大院就是。”

我点点头，刚要转身，忽听一个姑娘问我：“同志，你要找谁？”

“找党支部书记。”我说。

姑娘不由笑了，指指已经爬上山头的太阳说：“这个时候，你到办公室哪能找到他。跟我们走吧！”

我只好车转身，又和青年们向村外走去，一边走，一边唠，我有些诧异地问他们：“前几天还听说这鹿鸣沟只有几户

人家，怎么一晃就变了样？”

那个姑娘噗哧笑了：“同志，这儿叫青年庄，早就不叫鹿鸣沟啦！”

“噢！”我微微愣了一下，自言自语地重复着，“青年庄！”

“对！我们这儿的一百多名青年，都是外地来的，有山东人、江苏人、河北人，还有从四川来的支边青年！”那个操着胶东口音的青年对我这样说。

“你们的党支部书记是哪儿的人？”我问。

“湖南人。”

“也是支边青年吗？”

“不，在修复公路的时候，他是一个道班的青年工长。”

经他们这一说，我脑袋里的陈年皇历全被翻掉了。还是在十二站时，我曾向当地的老乡打听鹿鸣沟的情况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更倌告诉我：鹿鸣沟只有几户人家，过往行人，打尖住宿，只有住在老乡家里。我问他：“人家为啥这样少？”他捋着花白的胡须，慢声慢语地回答：“深山老峪的，不长庄稼，不打粮食，谁愿意蹲在那里受清风！”当时听了他的话，考虑到食宿的不便，特别是还得找一个向导到金矿去，不由增加了几分旅途的忧愁。来到这里一看，情形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……

这时，已经走到地边上，展眼一看，黑油油的土地甩手无边，地里已经有犁杖在扣地了。我惊奇地问：“这片地有多少？”

“八十二垧。”

“全是你们开出来的？”